

静安爱情故事

静安爱情故事

静安ラブストーリー

*Take my hand.
Arctic Ocean and the Nile will mingle in the wet cloud even if we roam.
Every path will lead you home.
Before winter ends, can you hold me once more?*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有答案。
而他很早就清楚这一点了。」

谷月轩收到那封短信的时候，正在阳台上一件一件地把晾好的衣服收进衣篓里，他手中那件外套比他的尺码还要再小一号，是他法定意义上的伴侣——或者说在收到短信时的这一刻仍是法定意义上的伴侣——兼同门师弟东方未明的。九月底的上海秋老虎才刚袭来，午后的西晒热得厉害，但是他看着手机里刚传来的信息，绿色的、简短的一小行字，只觉得浑身发冷，眼前的景象都几乎模糊成一团。

那封信息真的非常简短，不过五个字，却让谷月轩在初秋的静安寺如坠冰窟：

「我们离婚吧。」

谷月轩是在四年前认识东方未明的，彼时他在 F 大读博，而东方未明刚考上 F 大。东方未明开学第一个月时去实验室做研究助理，碰巧遇上谷月轩，就此一见如故，做了三年同门师兄弟，又在大四开学后向谷月轩告了白。

在两人交往一个月的纪念日，谷月轩准备了一台富士 x100v 作为纪念礼物，象征希望能够记录日后交往中的一切点点滴滴。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东方未明同样为他准备了礼物。小巧精致的蓝色礼盒包装，上书一行低调的黑体，Tiffany&Co.——那是一枚求婚戒指。

和求婚戒指一起被装在蓝色的包装袋里的，还有一份契约婚姻的婚前协议。

同年十月，他结婚了。

被东方未明求婚，谷月轩才知道东方未明出身富贵，是西北某知名实业家的外孙，他之所以匆忙向自己求婚而又想要匆忙结婚，是为了从父母手中拿到信托资产，打算用做大学毕业后创业贷款的融资担保。挂在瑞士银行里的信托资产在受益人不到二十五岁时无法自由取用，但是等到东方未明满二十五岁的时候融资项目的资金链早就断裂了，不过凡事总有漏洞可钻，只要受益人和二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结婚，也可以满足终止信托的条件。

东方未明告知谷月轩求婚的动机时，一张脸上写满了抱歉，谷月轩看他楚楚可怜，还被逗笑了，揉揉他脑袋说没想到自己也算是嫁入豪门，那是不是日后就要叫你小明总了？东方未明听完也笑了，从背后抽出一沓合同来，说这婚也不让师兄白结，就算我们契约婚姻，等一年后我的信托资产到账就离，到时候夫妻婚前财产全归你，我净身出户。

彼时谷月轩听完只是笑了笑，权当东方未明是和自己开玩笑，一边说我和你结婚是真心的，难道还是图你的钱吗？一边接过婚前协议合同书，看也未看就签了字。此后一年新婚燕尔夫妻和睦，次年九月，他站在婚房的阳台上收到了东方未明发来的离婚通牒，才知道不仅自己是真心的，东方未明说契约婚姻时，也是真心的。

「先生，您没事吧？」

谷月轩一睁眼，就看到家里的保姆一脸焦急地站在阳台门边盯着自己瞧。见谷月轩终于抬起头来，保姆才拍拍胸口，说道：「哎呀，您真是吓死我了，刚刚怎么喊您您都没有反应，还以为是中暑了呢。衣服我来收就好，您快进来吧。」

「没事，」谷月轩朝对方笑了笑，将手上的衣服收进衣篓里，「我来就好。平日我都在杨浦，只有周末才能来看看未明，难得能帮他做点什么。」

静安寺的这间欧式小楼是二人结婚时买下的新房，那时东方未明拉着他沿着黄浦江跑遍了半个上海，才物色中了这间南京路畔的复古小楼，据说还是租界时期遗留的古建筑。谷月轩如今在 F 大当助理教授，平日上班都在五角场附近住，只有周末才会回到静安，东方未明更是忙着创业的事情，全球各地到处飞，只有假日才会在家里过夜。保姆听他这么说，才有些欣慰地笑了笑说：「少爷从小就孤孤零零的，现在有您照顾，我们也就放心了。」

眼下这话听在谷月轩耳里，实在是刺耳得很，他苦笑了一下，又听见保姆继续说道：「不过您还是先进来吧。少爷上午出门前交代过，晚上要您去和他吃饭，说是有事要和您说，这会也不早了，您先去收拾一下吧。」

谷月轩愣了一下，早上东方未明出门时可是什么也没跟他讲，想想手机里那条简短的短信，他难免有些心慌起来。然而保姆还一脸欣慰地看着他，便也只好点点头，进卧室换衣服去了。

等谷月轩收拾妥当，又按照管家发来的定位从静安一路开到黄埔时，天已快黑了。他一下车看见店名，不免愣了一下。这家小店做新式融合西餐 **omakase** 出名已久，他一直想着哪天学校假期要带东方未明来，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日子，没想到今天就凑巧选在了这家店。

穿着和服的女服务生带他坐进了一间小包间，等落了座，谷月轩才知道东方未明不止订了一间包间，东方未明就在隔壁包间里和投资人谈生意，叫服务生给谷月轩带了口信，让他自己先吃，不必等自己。

谷月轩在包间里坐了一会，也叫服务生不必急着上菜，等人齐了再说也不迟。只是那位穿着振袖和服的女孩来来回回给他添了三次热茶，也不见东方未明露面。看着女孩给自己倒茶时微微蹙起地眉头，谷月轩叹了口气，才说：「不用再等了。」

女孩出去不久，包间的小门就被推开了，然而开门的人不是来上菜的服务生，更不是他等了许久的东方未明。

来人推开门后毫不客气地径自坐在了谷月轩对面的位置，将叠放在桌面的餐巾抖开铺在自己膝上，才开口说话：「都快等了半个晚上了吧，你可真有耐心。」

「你怎么在这里？」谷月轩皱了皱眉，有些意外地盯着面前的人。

「我怎么不能在这？」荆棘说道，「我也是公司的继承人之一，那小子谈生意，我能不在？隔壁闷死了，听那小子说你在这，就来你这透口气。」

荆棘也是谷月轩大学时同实验室的师弟，两人从小就认识，彼此知根知底熟悉得很，然而直到婚礼当天看到他坐在亲属那桌，谷月轩才知道他原来是东方未明的舅舅，两人现在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就是辈分乱得让人捋不清。

「你怎么脸色这么这么差劲？」荆棘从面前的前菜碟子里夹起一小筷子金枪鱼塔塔，开口问道。

谷月轩盯着他看了一小会，索性开门见山地说：「我要离婚了。」

「哦。」荆棘看着倒是毫不惊讶，「这么快就一年了？」

「我……我没想过那个协议是认真的。」

「大哥，你合同都签了，难道还以为他是跟你开玩笑？」

谷月轩沉默了一会，有些茫然地盯着面前精致的小菜，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荆棘也不催他回话，只是慢条斯理地把面前的金枪鱼塔塔吃了个干净。他才刚放下筷子，女服务生就推开门，送上一道酒肴。溏心干鲍躺在酒渍过的鮫鰵鱼肝上闪闪发光，谷月轩用筷子轻轻拨弄了一下，只觉得毫无胃口。

「我以为他也是真心的。」

荆棘笑了一声：「他当然是真心的。不结婚他就没法提前终止信托，拿不到钱怎么创业？他身边也没有比你更好的人选，和你结婚当然是百分百真心。」

谷月轩眉头又皱紧了三分，叹了口气说：「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心爱他。」

「我当然知道，但是我知道又有什么用？」荆棘说着，放下手里已经见底的備前烧茶碗，「我回去了，估计那边也快聊完了，有什么事我知道了没用，得他知道了才行。」

「你也知道那小子有点笨，你有什么想说的，还是直接跟他说吧。」

「但是……」但是他既然要和我离婚，难道他还有任何真心喜欢我的可能吗？谷月轩看着荆棘推开拉门走出包间，有些茫然地将未说出口的剩下半句话咽了回去。

谷月轩坐在原地发了好一会呆，但是荆棘说得不错，不过一时半刻，他就听到包间外传来了窸窣的交谈声，随后房门便又一次被推开了，这一次走进来的不是外人，就是东方未明。

他今天虽然和投资商谈生意，穿得倒和平时没什么太大区别，黑色的 **Balenciaga** 薄外套，内搭一件看不出牌子的宽松 T 恤，显得青春又随意。

「啊，谁把我菜吃了！」东方未明刚坐下，就看到面前应当装着酒肴的茶碗空空如也，筷子还有被用过的痕迹。他抬头盯着谷月轩，委委屈屈地说道：「是不是二师兄？我就知道。刚刚跟那些叔叔阿姨聊生意，我一口饭也不敢吃，要饿死了。」

谷月轩看他这副和平常一般无二的样子，不免也轻笑起来，他推了推面前的茶碗，说道：「我这碗还没动过，你吃吧。」

「真的吗，就知道师兄你对我最好了。」说完，东方未明朝谷月轩的方向微微俯身，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谷月轩见东方未明没用动手接过茶碗的意思，又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有些慌张地拿起筷子，从茶碗里夹了一小块鮫鰵鱼肝，喂到了东方未明嘴里。

东方未明倒是半点不自在也没有，从善如流地吃掉了谷月轩喂到嘴边的酒肴，又自然地张开嘴：「其他的我也想尝尝。」

这家餐厅主打一个高端西餐，换言之就是份量少得喂兔子都不够。一小碟冷盘连带一小碗酒肴不过三两筷子就见了底，都被谷月轩喂进了东方未明胃里。

如此一来一回，谷月轩心里的紧张竟也不知不觉消散了，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他放下筷子，索性直接开口问道：「未明，你今晚找我是想谈什么事？」

「嗯？」东方未明有些不解地歪歪头，「我没有什么事啊？我只是想见哥了而已。」

谷月轩被他说得一愣，虽然结婚一年，听东方未明如此直白的说法，还是不免有些耳尖发热。他定了定神，把心里的杂念统统抛到一边，才咬牙主动提起离婚的事来：「是吗？那下午你发的短信……」

「哥，我谈了一晚上生意，我们就别聊那些严肃的事情啦。」东方未明伸手握住谷月轩的右手，撒娇一般说道：「再说我刚刚喝了不少酒，就算有什么事情我现在也忘了，我们明天再说嘛。」

谷月轩一向对东方未明的撒娇是最没抵抗力的，他轻轻回握了一下东方未明的手：「好，那就不说。」

「嗯！」东方未明朝他一笑，将话题挑开来：「哥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不必谈离婚的事情，谷月轩也不免在心中舒了口气，所谓契约婚姻的事情若是能当作不存在自然最好，二人的婚姻也能就此继续下去。他整理了一下心情，才慢慢跟东方未明讲起这些天身边的事来。东方未明捧着脸认真地听他说话，二人一边谈话，一边吃饭，直到快深夜才终于走出包间。

仲秋和上海昼夜温差不小，东方未明喝了酒，对温度十分敏感，才一踏出餐厅就抱紧了谷月轩的胳膊，整个人缩在他身旁，因酒精而微红的脸颊在餐厅外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愈发惹人怜爱。谷月轩盯着他瞧了一会儿，下意识地便低头在东方未明脸颊上亲了一下，他亲完才想起离婚的事情，有些慌张地抬起头，略感不安地挪开视线。

东方未明倒是毫无反应，只是眨了眨眼，又自然地倚进谷月轩怀里，借着他的体温取暖。

「对了，哥你今天开车了吗？」他在谷月轩身上靠了一会，才突然问道。

「开了，怎么了？」谷月轩说着，拿出车钥匙摁了一下，不远处一辆黑色的 911 Turbo 十分忠诚地响了一声。

「啊！」东方未明一看，立刻有些高兴地拽着谷月轩跑了过去，「哥今天开的是这辆车！」这辆 911 是两人刚结婚时东方未明送给他的，平时他在大学授课不方便开，只用自己买的 SUV 代步。谷月轩没想到东方未明看到会如此高兴，不免也笑了笑，有些庆幸自己一时兴起选了这辆保时捷。

「我喝了酒不能开车，还想着要是哥没开车就喊助理接我们回去呢。好久没坐过哥开的车了，有点开心。」东方未明一边系安全带，一边有些兴奋地四下打量。

「你在路上睡一会吧。先休息一下，这样不容易宿醉。」谷月轩说着，打开车载电台，选了个舒缓的歌单，才慢慢上路。

谷月轩开车一向很稳，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太久没有坐过谷月轩开的车而感到难得的安心，东方未明不久就倚在窗边睡着了。透过后视镜，看见东方未明那张被上海深夜的繁华灯火映得格外恬静的睡脸，谷月轩不免心中一软。

离婚的事情，就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是周一，虽然谷月轩没有早课，但下午还有组会要开，所以起了个大早，准备在正午前开车回五角场，方便在组会前再检查一遍学生的报告。

昨晚东方未明在车上就睡着了，回家后勉强洗漱了一番，一沾枕头就昏迷不醒。想到离婚的事情，谷月轩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索性在客卧凑合了一晚，自从结婚以来，还是两人第一次分房睡。

不过分房睡倒也没什么不好。昨晚东方未明喝了酒，只怕要一觉睡到日上三竿，自己要早起回F大，分房睡倒不至于吵醒东方未明。谷月轩在厨房一边准备早餐一边想着。

他手艺不是很好，东方未明一向不喜欢他下厨，所以谷月轩也不勉强，只随便给自己弄了点东西，吃完后又嘱咐保姆给东方未明煮点汤汤水水的早餐，等他醒了连着醒酒药一起端给他。

只是他才收拾好东西，站在玄关准备出门，就听到卧室里传来丁零当啷一阵响声，随后就看到东方未明裹着被子，连拖鞋都没穿就从房间里跑出来。

「哥，你等等！」东方未明急匆匆地跑到他面前，头发乱糟糟地垂在肩上，脸上还一副宿醉未醒的迷蒙，「太好了，你还没出门。」

「怎么了？」谷月轩皱了皱眉，「怎么拖鞋都不穿就跑出来，小心着凉。」

东方未明揉了揉眼睛，像是要让自己清醒些：「那个……对了，昨晚太累了，都来不及跟哥讲，离婚的手续，哥今天有空记得替我签一下。」

谷月轩心里猛地一沉，他怎么也没想到东方未明急急忙忙跑出来找自己，竟然是为了说这种事。昨晚两人谈都没谈离婚的事，让他心里不免有了几分侥幸，眼下东方未明突然间提起这事，叫他一时间竟然不知该作何反应。

见谷月轩愣在原地，东方未明伸手在他胸口戳了一下，说道：「哥，你在听吗？」

「我知道了。」谷月轩点点头，还是答应了。

「那就好！」东方未明朝他一笑，「哥下午还要开组会对不对？要签的文件我等会就让助理整理好邮件发给哥，不打扰你下午工作。」

「嗯。」谷月轩强撑着挤出一点苦笑来，「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东方未明说完，突然凑到谷月轩面前，踮起脚尖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才朝他挥挥手，「拜拜，一路顺风。」

谷月轩被他亲得吓了一跳，虽然以往他出门时东方未明偶尔也会吻他，但是如今两人都要离婚了，东方未明还做这样的事，倒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又摸不着头脑。才说完离婚的事情，就这样吻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谷月轩晕乎乎地跟东方未明道了别，直到在学校办公室坐下准备开始看学生交上来的报告时都没缓过神来。

还没到正午，离婚申请的材料就已经发进了他的邮箱里。谷月轩深呼吸了好一会，才终于鼓起勇气点开邮箱，他打开邮件扫了一眼，诸如FL-800、FL-825云云的表格整齐地躺在附件里，如同一排不容置喙的呈堂证供，证据确凿地向他表明，这段为期一年的婚姻，是真的要就此结束了。

东方未明的新助理业务能力很强，关于种种文件的注释清晰直白地写在邮件里，又让谷先生准备好赴美递交离婚申请的日子后及时通知自己，甚至还附上了一份呈交给律所备份的财产分割协议。谷月轩同样打开看了一眼，东方未明结婚前说契约婚姻到期时自己就净身出户，竟然也不是玩笑，两人共同账户里的所有财产，连带静安寺那栋小洋楼，离婚后都会归属到谷月轩名下。谷月轩呆呆地盯着屏幕，脑子里迷迷糊糊地想，要是两人有了孩子，他还会走得这么干脆吗？还是说如果当真如此，只怕就连孩子都会被毫无牵挂地丢给自己？

「谷教授？你还好吗？」谷月轩正沉浸在乱七八糟的思绪里，突然被人在肩上一拍，才终于回过神来。他转过身，才看到实验室里新来的博后正端着咖啡看着自己。

「快到开组会的时间了，你的学生让我来喊你。」

「不好意思，我这就去。」谷月轩匆忙关上邮箱，起身捧起笔记本就向一旁的会议室走去，他走了两步，才忽然想起什么，转身将刚准备离开的博后喊了回来。

「你过段时间方不方便加班帮我盯一下学生？我有点私事要处理，大概要去美国一段时间。」

「我看看吧。怎么，谷教授是要去开会吗？最近咱们方向在美国好像没有什么 conference 啊。」

谷月轩犹豫了一下，才说道：「不是，只是私事而已。」

「这样啊，」对方点点头，继续说道，「那谷教授要不要我帮你预约一个签证位？」

「没关系，不麻烦你了。」谷月轩笑了一下，重新向会议室走去，「我先去开会了。」

他和东方未明是在旧金山结的婚，彼时东方未明刚开始准备创业，常在旧金山和上海之间往来，一来二去索性在当地随便找了个教堂定了下来，一半是因为加州结婚流程简单，另一半则是因为东方未明的信托挂在瑞士，走美国银行认证手续方便。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实在没有浪漫可言，连在牧师前立下 **Till the death do us apart** 的誓言，都只是为了便捷而已。谷月轩如此想着，在心底叹了口气，那时候他只想着什么缺憾都无所谓，两人能在一起已经很好，却没想到如今却都变成了意难平。

婚后谷月轩为了方便陪着东方未明全球各地跑，不要说美国签证，就是欧洲和日韩的签证，他都会让助理提前弄好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事到如今，他再回到两人宣誓结婚的地方，却是为了离婚了。

虽然有靠谱的博后帮忙打理，手下的学生大多也很上进自觉，实验室的事情基本不需要谷月轩操心，但是学院定好的教学工作却匆忙间很难找到人替自己代课。离婚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十一假期，他才终于抽出时间登上飞往加州的飞机。

每到节假日前，高校里就格外事务繁忙，这一个月多星期以来谷月轩一直忙着教书工作，兼之有些许逃避心理，便一直抽不出时间回静安。不知道是因为同样工作繁忙，还是因为临近离婚感情淡了，东方未明也没有主动来找他见面。

他一下飞机，就被一辆宾利送到了 **Nob Hill** 的丽思卡尔顿。谷月轩刷开房门，就看到一只贴满了不同航司的托运贴纸的银灰色 **Rimowa** 静静地摆在套房一角，正是东方未明惯用的旅行箱。谷月轩环顾了一圈，有点惊讶地发现套房里只有主卧里有一张 **kingsize** 的

双人床，次卧则被清理出来充作办公室，他没想到两人来离婚竟然还要睡同一张床，一时间又有些不安，又隐约有些莫名的庆幸。

距离跟律师约好的时间还有好一会儿，谷月轩知道东方未明行李箱的密码，索性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把两人的日用品都拿了出来，又把衣服一并整理好挂在了衣柜里。等他收拾好行李，东方未明的助理正好发来短信，说自己正在酒店的楼下等他。

谷月轩刚走进律所，东方未明就从里间的会议室跑了出来，猛地扑进他怀里。两人虽然婚后各自工作繁忙，偶尔十天半个月不见也是常态，然而新婚不过一年，他又是真心喜欢东方未明，分别一周有余，谷月轩也实在很想念他。他在来程的飞机上便一直翻来覆去地思考离婚的事情，想着等见到东方未明后又该说些什么，眼下被东方未明突然扑进怀里撒娇，便只剩下满心的柔情，脑海里那些事先想好的措辞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东方未明在他怀里蹭了好一会，才抬起头来：「哥怎么来得这么晚，我都等了你好半天了。」

「抱歉，我在酒店收拾了一下东西，没想到你来得这么早。」谷月轩揉了揉东方未明的脑袋，温声说道。

东方未明又任由他抱了一会，才推开谷月轩，给他介绍一直站在一旁的律师：「这个是负责我们的案子的姐姐。」

谷月轩这才发现两人身边还站了一个人，是位衣着精致严肃干练的年轻律师，想到对方就这么看着东方未明在自己怀里撒娇了半天，而一会儿却要替两人办离婚手续，谷月轩心里就不免有些尴尬。而对方显然受过极其专业的职业培训，只是依旧一脸严肃地向谷月轩点了点头，便带着二人走进了一旁的会议室里。

两人结婚不过一年，没有孩子，又是外国住民，离婚的手续便也十分简单，需要递交给法院的也不过数份表格而已。该填的材料谷月轩在国内就已经都填好了，律师和两人当面再确认了一遍手续之后，就收走了材料，又和东方未明聊起信托转移与银行融资的事情来。

东方未明就坐在谷月轩身边，两人距离很近，以至于他随着说话时的小动作而摆动的指尖偶尔还会蹭过谷月轩的衣袖。日暮时的阳光从会议室巨大的玻璃落地窗外洒进来，轻柔地落在东方未明身上，映得他微微颤动的睫毛闪着金色的薄光。谷月轩凝视着他，忽然觉得周身的一切都如此不可思议，明明自己法律意义上的伴侣就坐在离自己如此之近的地方，近得自己几乎不需要伸出手便能牵住他那只还戴着自己亲手为他戴上的戒指的右手，可是只要二人走出这间会议室，等待桌上薄薄的几沓材料被呈送到法院，两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都会被彻底改写，从夫妻重新变回毫无关联的两个独立的个体，并且无法扭转，不再有改悔的余地。

如此短暂又如此漫长的一年，难道就要这样画下终点了吗？

可惜就算谷月轩心中再怎样抗拒，这场会面还是结束得远比他想象的快得多。律师又检查了一次刚刚签署好的协议，就站起身来，朝两人说道：「辛苦了。两位可以先回去了，我们明天就会把材料递交到法院，之后等法院审批就好。」

回酒店的路上，东方未明看起来心情一直很好。他一走进房间，立刻便倒在了沙发上，撒娇一般说道：「累死了，我要睡一会。」

谷月轩走到他身边坐下，有点无奈地拽着东方未明的胳膊把他拉起来，让他靠在自己身上。

「现在睡觉的话，今晚你又要睡不着了。过两天你不是还要去谈生意？得赶紧把时差倒过来才行。」

东方未明倒也不反抗，只是软软地任由谷月轩摆弄自己，他在谷月轩肩上靠了好一会，才抬起头说道：「哥你还收拾了房间呀，你也辛苦了。哥你累不累，陪我睡一会吧？」

「不行，」谷月轩轻轻在东方未明脸颊上拍了拍，「现在不能睡。再坚持一下把时差倒过来，我去叫客房送晚餐来，你先吃点东西吧。」

说着，谷月轩站起身走到一边准备去拨前台的电话。一听到谷月轩说要吃东西，东方未明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蹭到他身边翻起电话桌上的菜单来。

客房服务送来得很快，东方未明嘴上说着自己又累又困，却乱七八糟的点了一堆东西，几乎要占满整张餐桌。谷月轩看着桌上的餐点，有些无奈地皱了皱眉，想来这些食物泰半是要被浪费掉了。东方未明兴致勃勃地举着手机拍了一会，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跑去 mini bar 在冰箱里翻找起来。

「怎么了？」

「我早上到的时候前台送了一瓶酒来，我出门的时候冰起来了。」说着，东方未明从冰箱里捧出一瓶勃艮第白葡萄酒。

「**Pierre Morey** 2002 年产的 **Meursault Perrieres**，昨天才从南加的酒庄里送过来的。」他朝谷月轩摇了摇手里的玻璃瓶，笑着说道。

「就当作为庆祝好了，从明天开始哥就又是单身了哦。」

谷月轩看着东方未明从吧台拿了两支酒杯，把清澈透亮的酒液倒进杯里，他勉强笑着接过东方未明递来的酒杯，心中不免有些五味杂陈。

「怎么样？」东方未明看谷月轩抿了一小口，立刻期待地问道。

「还不错。」谷月轩平时不常喝酒，只在东方未明一时兴起时才会陪他小酌几杯，但是这支 **Pierre Morey** 入口轻柔，挟带着淡淡的柠檬果香的气息，即使是在对酒精没有特别偏好的他看来，也丝毫不会让人产生抗拒。

「哥喜欢就好。」东方未明显然兴致很高，他坐到谷月轩身边，伸出手轻轻和谷月轩碰了一下杯，才将手中的酒精一饮而尽。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一边吃着晚饭。这支白葡萄酒实在是没什么酒精应当有的辛辣感，就如同果味的气泡水一般好入口，不知不觉间就见了底。东方未明才吃了没几口，就有些无聊地用叉子拨弄起盘子里的意大利面来，他看到谷月轩对着自己有些不赞成地皱了皱眉，赶忙开口说道：「我有点累，吃不下了。」

「没关系，那你就去洗漱一下早点休息吧。」谷月轩说着，伸手接过东方未明手里的餐盘。

东方未明看着谷月轩收拾起餐桌，又捧着杯子抿了一口酒，继续说道：「可是我有点不太想就这么去睡觉了……哥，你觉得这一切都好没真实感，我们居然就这么离婚了诶。」

谷月轩怔了一下，放下手中的餐具，用十分复杂的眼神向东方未明望去。

东方未明虽然喜欢喝酒，但是酒量和酒品都实在不能说是很好，Pierre Morey 喝起来清爽柔和，实际酒精度并不低。他半瓶酒精下去，脸颊已微微红了起来。

「哥.....你怎么想？」东方未明捧着酒杯望着谷月轩，一双杏眼在酒精的作用下显得有些朦胧。

「我.....」谷月轩犹豫了一会，才咬咬牙回道：「我很舍不得你。」

谷月轩话才出口，就立刻有些后悔。他一向不是一个能够坦诚自己心意的人，然而或许是酒精使得他比平日里多了几分直截了当的勇气，也使得他得以将自己的真心一分一毫全不遮掩地展示在对方面前，比起后悔，他竟然更多地感到了终于能将真心话说出口的轻松。

东方未明有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却又轻轻笑了起来：「哥你是不是喝多了？没想到你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我是真心的。」谷月轩低声说道。

「是嘛？」东方未明眨了眨眼，显然仍是十分不以为意，「不过哥最开始签那份协议的时候也没有拒绝过，我很怀疑哦？」

谷月轩伸手将东方未明手中的酒杯抽了出来，他沉默了一小会，突然凑到东方未明面前，俯下身，在东方未明唇上亲了一下。

「现在呢？」

东方未明被他亲得呆了，酒精让他一向敏捷的思绪变得难得迟钝起来，好一会儿才吐出一个：「诶？」

谷月轩揽着东方未明的腰，将他从吧台椅上抱了起来，东方未明下意识就将双手攀在了谷月轩肩上，反应过来时，已坐在了套房里间的床边。东方未明脑袋贴在谷月轩颈边，勃艮第白葡萄酒淡淡的柑橘香味萦绕在鼻尖，让他脑袋愈发晕乎乎的。

东方未明伸手在谷月轩胸前推了一下，轻声说道：「哥.....你醉了吗？」

「也许吧。」谷月轩又低头在东方未明额上亲了亲，「但是至少今晚，我们还是夫妻.....」

现在这个时代，各行各业都不好做，在高校做科研更是难上加难。谷月轩平时在 F 大教书，授课指标重得吓人，一周里至少有两三次早八。他一向生活健康作息规律，生物钟准得吓人，连闹钟都不需要定，每天早上六点准时睁眼开启新的一天。

然而也许是因为十五个小时的时差击垮了生物钟，也许是因为昨晚两人折腾得天将既白才终于睡下，今天谷月轩被电话铃声吵醒时，已经几乎正午了。

「哥你怎么没醒啊！」苹果默认铃声的提神效果可称当世第一无出其二，第一个音节响起来的瞬间东方未明就从谷月轩怀里猛地坐了起来，拿过放在床头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就恐慌地尖叫了一声。

谷月轩还没能彻底清醒，有点迷迷糊糊地看着东方未明从自己怀里挣出来，茫然地任由东方未明把自己踢到了双人床的另一边后，才有些含糊地问道：「怎么了？」

「这都快中午了，我下午还有事儿呢。」东方未明跳下床，被床边的拖鞋绊了一跤，才磕磕绊绊地冲进浴室，慌张的声音远远地从浴室门后传来：「我还以为哥你会照常起床然后叫我呢，我都没定闹钟。」

人在刚起床时脑子总是转得慢些，事后的早上开机速度就更慢了。谷月轩懵懵地听了一会，才不好意思地说了声：「抱歉。」

「没事啦，我也没有怪你的意思嘛。是我昨天忘记跟你说今天还有事了。」东方未明从浴室门后探出头朝他说道，「哥你也赶紧起来收拾一下，刚刚助理打电话催我，我让他上来等了。」

谷月轩闷闷地嗯了一声，他平时作息规律得很，时差本来就更难倒过来，兼之难得熬夜，所以又缓了一会儿才终于站起身走进浴室。婚后两人只有节假日才会同居，一年里能同时醒来的时候更是少之又少，此时这种两个人一起凑在浴室盥洗台前洗漱的寻常夫妻间司空见惯的日常情景竟然也显得格外珍稀。

他伸手去拿盥洗台边的玻璃杯准备刷牙，才发现有一只闪闪发光的 Harry Winston 正躺在瓶瓶罐罐之中，正是两人结婚时买的对戒。这只戒指昨天下午还乖乖地被带在东方未明左手的无名指上，现在却被冷落在一旁。

谷月轩盯着那只 Harry Winston，脑海里思绪万千，好一会才把戒指拾起来，扭头对身边正在刷牙的东方未明说道：「怎么把戒指放在这里？」

「唔唔唔唔，」东方未明对谷月轩一边支支吾吾一边比划了几下，才漱掉了嘴里的泡沫，含糊地回答道：「我不是在洗漱嘛，所以才摘下来了。」

他平时会把戒指摘下来洗漱吗？如此念头从谷月轩脑海中一闪而过。钻石和铂金都不是需要担心生锈或是小心维护的材质，思及此处，谷月轩心中一沉，咬着牙才勉强不动声色地说道：「那我替你先收起来吧，毕竟以后大概也不需要再戴了。」

东方未明瞧了他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好吧。反正也离婚了嘛。」

谷月轩有些失落地点点头，拿着戒指走出了浴室。毕竟没有人会随身携带首饰盒，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都没找到能安稳收纳这枚价值好几个国自然基金面上项目的戒指的地方，找了半天才在包里翻出来一个东方未明前段时间送给他的 Hermes 的 Apple Watch 替换表带。这表带的价值已经是手表本身的两三倍不止了，他觉得有点荒诞，随手塞进包

里后扭头就忘在了一边，也就从没拆开戴过，眼下却正好勉强能用来暂时收纳这枚 HarryWinston。

他拿出那条 Hermes 表带替换到自己手上，把原装的随手塞进包里，犹豫了一下，才把自己无名指上的那只对戒也摘了下来，和东方未明的那只一起放进了盒子里。

把 Hermes 盒子也塞回随身的公文包里后，谷月轩有点惆怅地在沙发上坐了一小会，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伤感，就听到浴室里传来东方未明嗽的一声。

「没事吧！」谷月轩冲进浴室时，东方未明还好端端地站在盥洗台前，谷月轩担心地掰着他肩膀翻来覆去检查了一遍，见东方未明浑身上下头发都没掉一根，才放心地舒了口气问道：「怎么了？」

「哥你反应也太大了吧。」东方未明惊讶地任由谷月轩把自己摆弄了一圈，才有点抱怨地在他胸口轻轻砸了一下，「是……是昨晚的事啦……我扎头发的时候才发现……我今天还要见人去谈生意呢，哥你在这种地方弄这种痕迹，我衣服都不好挑了。」

「你看。」说着，他撩起披在肩上的黑发，还微微踮起脚尖将身子凑到谷月轩面前，好让谷月轩把他露出的脖颈看得更清楚些。东方未明穿着谷月轩的衬衫，只扣了两三颗扣子，领口松松地敞开，大片肌肤一览无余。斑斑点点的浅红色痕迹沿着东方未明细细的颈部线条一路向下蔓延，一直印到锁骨与后颈上。以往他两人的关系人尽皆知，倒也没有遮遮掩掩的必要，谷月轩更是一向没有避忌的习惯，又不知道东方未明第二天还有商务会谈，昨晚难免做得一如既往我行我素了一些。

谷月轩有些抱歉地把视线从衬衫底下的肌肤上挪开，轻轻咳了一声，说：「……对不起，下次不会了。我等会去 Walgreens 给你买点药，你走之前涂一下。」

「算了，我穿个高领的衣服就行了。再说，还有下次啊？」东方未明颇有些不满地瞪了谷月轩一眼。

谷月轩被他说得愣了一下，方才的失落又一次从心底浮了上来，他低下头低声说道：「也是，毕竟我们都离婚了。对不起。」

「不是，」这下轮到东方未明不知所措了，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好小声回了一句：「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二人的尴尬并没有持续很久。东方未明的新助理业务能力极高，察言观色的水平也十分了得，冥冥之中都能帮老板打破尴尬解决问题，上门的时机卡得刚刚好。两人正站在浴室门口相对无言，突然听见门铃响起，便双双如蒙大赦。

「我去开门。」谷月轩丢下这句话，立刻转身往门边走去。

这位新助理的业务水平实在对得起他的高薪工资，看到老板的前夫穿着酒店浴袍给自己开门依然一脸严肃，一抬手就将一直拎在手中的好几只巨大的印了暗花的白色纸袋塞进了谷月轩怀里，同时公事公办地对谷月轩说道：「这是明总昨天给您订的衣服，数据用的是您之前的尺寸，请您现在试试合不合适，如果身材有变化的话我现在就拿回去改。」

「这是给我的？」谷月轩一脸茫然地把手里的 Prada 纸袋放在了沙发上，「这是什么衣服？」

「忘了跟你说，今晚我有一场慈善晚宴要你陪我去。我已经让助理把你的机票改签到明天了。」回答谷月轩的不是助理，而是东方未明。谷月轩一回头，就看到东方未明已经飞快换好了衣服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东方未明穿了一身 Offwhite 的黑色卫衣，配一件 Kenzo 的高领内搭遮吻痕，一身潮牌衬得他青春得不像是要去谈商务的总裁，倒更像附近 B 大随处可见的刚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的留学生。谷月轩看他这么随意的穿搭，不禁问道：「你不是要去谈生意？怎么穿成这样？」

「哎呀，下午是 X 公司有个发布会，会去的人都是在硅谷搞互联网的，没有东海岸那么讲究，他们穿个优衣库二次元联名 T 恤就能谈生意，我这都算正经的了。」东方未明一边说话，一边用一根 Bulgari 的皮革手链充当头绳，利索地扎了个马尾，「别谈我的衣服了，谈谈哥你穿什么吧。今晚那个慈善晚宴好多人都会去，哥你平时穿的东西在大学教教书还行，今天可不能穿那么便宜。」

「这是我昨天给你订的衣服，Prada 的高定，时间紧只能买成衣了，」东方未明扎完头发，三两下就拆开了包装，拿出一套黑色的 VirginWool 双排扣西装在谷月轩身上比了比，「哥你快试试合不合身，不合适的话还来得及送去再改改。」

「我穿这个，那你穿什么？我昨天帮你收拾了行李，你好像没带正装。」谷月轩从东方未明手上把衣服接了过来，轻声说道。

「我就穿这身啊，西海岸这边不在乎这些。你是我的男伴，只要你打扮得够好看就好了。」东方未明说着，伸出双手在谷月轩脸颊上用力捏了捏，「我又不像那些女孩子还能拎个喜马拉雅 show off 一下，哥你的脸这么好看，有你陪我去不比高定长脸？」

「好啦，别贫了。」谷月轩被东方未明说得耳尖都有点热，他也伸手在东方未明脸上回敬似地捏了捏，才进了衣帽间试衣。

东方未明确实对他的身材尺码清楚得很，他又一向生活健康规律健身，虽然整天伏案工作，身材还是保持得很优越。高定西服裁剪凌厉挺阔、版型贴身，让他本就宽肩窄腰的身材显得更为高挑挺拔，当花瓶随小明总赴宴实在称职得很。

高校教师也算半个体制内公职人员，出行做事都不方便显得太过铺张浪费，虽然算得上是嫁入豪门，但是谷月轩平时习惯了朴素低调的穿搭，不免有些微妙的不自在。他又对着衣帽间的镜子调整了一下领带，才从镜子里发现东方未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自己身后。

「哥你这么穿很好看啊，我就知道这身适合你。」东方未明倚在衣帽间的门框上，手里拿着一只暗金色的首饰盒。见谷月轩注意到了自己，他才走到了谷月轩身边，低下头替对方整理一下袖口，「平时你穿得太低调了，今天这样才衬你嘛。哥现在这样去 Rockefeller Center 随便找一家投行都能刷脸进门，以后哪天我需要找人替我窃取金融机密了就让你换身衣服混进去替我偷。」

「好了。」谷月轩被他逗得笑了出来，「这就有点太过了。」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东方未明撒娇似的用指尖勾了勾谷月轩的手心，才打开了手中的首饰盒，从里面取出一对 Bulgari 的高珠袖扣。深青色的珐琅在白金的底托上凑出一只精巧的小蛇，蛇眼的位置上镶着熠熠生辉的祖母绿。

东方未明替他戴上了袖扣后向后退了三步，叉着腰将谷月轩上下打量了一番，才十分满意地重新凑到谷月轩面前，低下头说道：「这袖扣哥要戴好哦，和我的头绳是一对的。」

谷月轩伸出手轻轻拨开了东方未明垂下的马尾，才看见那根被他充作头绳的皮革手链上确实坠着一只深青色珐琅拼成的 **Bulgari** 经典蛇首吊坠。

「怎么这么用心啊。」谷月轩伸手把东方未明揽进自己怀里，将他的马尾调整了一下，好让那只小蛇从他的发丝间探出头来。

「就是要用一对的，这样其他人才知道你是我的人啊。」东方未明乖乖地靠在谷月轩胸口，等他替自己重新扎好马尾。谷月轩听他如此说，心里却有些不舒服。都离婚了，还这样说吗？然而还不等谷月轩开口，东方未明就从他怀里钻了出去。

「还有半小时 **X** 公司的发布会就该开始了，我也该出发了。」

「嗯。」谷月轩有些心不在焉地替他又理了理刘海，才目送着东方未明带着助理一起离开。

两人分别时，东方未明说的是让他随意，要等到晚上才会安排司机来接他去晚宴会场。谷月轩原本订的是今晚的飞机回上海，虽然时值国庆，但科研指标可没有假期一说。即使机票被改签到了明天，但是网络时代在上海办公和在旧金山办公说到底也没什么差别。他替两个今年就要毕业的学生审了一遍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又跟助理打了个 **zoom call**，太阳就已开始西沉了。谷月轩看了一眼时间，喊客房服务送来了一份三明治，他才草草解决完晚餐，就听到门铃又被摁响了。

只不过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东方未明的助理，还有三个拎着工具箱的造型师。谷月轩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就被她们摁着扑了一脸他连名字都喊不出来的化学合成物质，发型被重新抓了一遍，连手表都被换成了江诗丹顿的 **Traditionnelle** 传袭月相。等他换好衣服做好造型被塞进一辆十分低调的 **Model X** 时，都还没能回过神来。

晚宴的会场设在海边的 **Fort Mason**，和东海岸与 **LA** 的纸醉金迷不同，坐落着硅谷而充斥着互联网新贵的北加明显低调得多，**Festival Pavilion** 外接送停靠的座驾只偶有几辆豪车超跑，朴实的各型号 **Tesla** 倒是多得让人觉得仿佛这里办的不是慈善晚宴而是 **Tesla** 展销会。谷月轩远远就透过车窗看到东方未明站在街边一脸茫然地四处张望，谷月轩降下车窗朝他招了招手，就看到东方未明眼睛骤然亮了，急急忙忙地朝自己跑来。

「这里开 **Tesla** 的也太多了吧，还都是一个颜色的，我半天都没看到你们。」东方未明替谷月轩拉开车门，不高兴地抱怨道。

「你出来找我干什么，在里面坐好等我去找你就好了。海边晚上风大，别着凉了。」谷月轩说着，拉起东方未明的手捂在自己手中搓了搓，东方未明在海风里站了半天，早就被吹得只有手心还是温的。

「没事啦。」东方未明反握住谷月轩的手，借着谷月轩的体温取了一会暖，又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贴在谷月轩脖颈边使劲闻了闻。

「怎么了？」谷月轩被他这莫名其妙的举动吓了一跳，下意识就往后退了一步。

「哥身上怎么香香的。」东方未明有点不满地嘟囔着，「我明明没有让她们给你用香水啊。」谷月轩有些困惑地看着东方未明，下意识地接道：「可能是化妆师用的香水沾到我身上了吧？」

东方未明抬起眼睛，有些委屈地盯着谷月轩瞧：「我不喜欢。」

「怎么突然间这么小气？」谷月轩有些失笑，安抚式地伸手在东方未明脸上轻轻摸了摸，把他被海风吹乱的刘海撩到一旁去，「只是沾上了一点，风一吹就没有了。」

东方未明也不回话，只是低头在随身的 **Fendi Baguette** 里翻出了一瓶 **Le Labo Gaiac 10** 朝着谷月轩从头到脚一阵狂喷。东方未明这毫无预兆的举动让谷月轩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浓香的水雾呛得咳嗽了起来，幸好 **Le Labo** 的持香能力众所周知的差劲，而旧金山傍晚的海风大得连海鸥都飞不动，不过一瞬间水雾就被吹散了，只有谷月轩身上留下了愈创木与雪松淡淡的后调。

「未明……你怎么……」谷月轩咳了好一会才终于缓过劲来，然而他才刚开口，就看到东方未明朝自己露出了一个十分明媚的笑来。

「现在哥和我是一个味道了。」东方未明说着就挽上了谷月轩的胳膊，脚步轻快地拽着他走进了会场。

或许是因为极简主义审美已成为了某种湾区互联网新贵的身份象征，晚宴现场布置得像是被主办方拖欠了工程款一般极尽极简主义之所能，除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现代装置艺术，全场唯一能让人有心情多看两眼的就只有穿着红色 **Valentino** 长礼裙的女主持。东方未明随手翻了翻放在举牌号上的拍品单，就兴致缺缺地把小册子丢给了谷月轩。

东方未明为了去发布会，从中午起床后就没吃过东西，上一顿饭还是昨晚酒店送来的客房服务。他入座后就一心一意地啃服务生送来的餐前面包，只有每在女主持结束一段致辞时才会抬起头鼓鼓掌。谷月轩看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然而想到两人此时法定意义上的婚姻关系已经宣告结束，也只能把到嘴边的话重新咽回心里，在自己那份被切得薄薄的 **Filone** 面包片涂上满满的松露黄油，推到东方未明面前。

晚宴的餐品由一家当地知名的做亚洲融合菜的米其林三星小厨房承办，甚至把中式乳鸽用法式油封鸭的方式料理，谷月轩是典型的中国胃，吃不惯经过花里胡哨的改良后变得不伦不类的餐点。他出发前在酒店已经吃过了晚饭，索性放下刀叉专心看起台上的拍品。这场慈善晚宴的联办方大多是东西海岸有名的画廊和当代艺术品牌，拍品走了几轮，大多是些 **Richard Diebenkorn** 或 **Wayne Thiebaud** 一类湾区本地知名艺术家的作品。东方未明解决了盘子里的缀着鱼子酱的小羊排，见谷月轩沉默不语地看着台上的画作，便轻轻戳了戳谷月轩的胳膊，小声问道：「拍品里有哥看上的吗？」

谷月轩对现当代艺术的了解仅限于读过几本詹森或是加德纳，而高校教授的工资也尚且没有高到可以玩艺术品收藏的程度，他被东方未明这么一问，只好笑了笑说：「我不太感兴趣，怎么，未明有喜欢的？」

东方未明摇了摇头说：「我也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来都来了，不买点东西等会也不好跟人聊天嘛。」说着，又把面包篮拉到面前看了一眼，见里面只除了餐巾只剩下零星几块面包渣，才有些失望地放下手里的餐刀。

「还是很饿吗？」谷月轩见他一脸失望，于是把面前碰都没碰过的小羊排切成了小块，将自己的碟子和东方未明的碟子换了个位置。

「谢谢哥。我来之前就知道这种晚会都是吃不饱的，没想这里居然连主菜也只剩一口。」东方未明插起一小块盘子里的羊羔肉，有点委屈地对谷月轩抱怨着，又追加了一句：「还不怎么好吃。」

「今晚回去叫酒店再做点夜宵吧。还有什么想吃的，明天我陪你去。」谷月轩一边轻声安慰着，一边招了招手，让服务生给东方未明又送了一小篮面包来。

东方未明嗯了一声，咬着叉子又翻了翻拍品单，说道：「下一个拍品是 **Robert Bechtle** 的水彩画，画的正好是我们住的地方附近的街景诶。哥要不要拍下来？我出钱，就当这次来湾区玩的纪念品了。」

「送给我吗？」谷月轩有些惊讶，「会不会有点破费了。」

「哥在说什么呢，你手上的表和今天的衣服都比这里大部分拍品贵了不知道多少了。」东方未明抬起头朝他笑了一下，夹着嗓子语带促狭，甜甜地说道：「老公，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呀？」

这句玩笑瞬间让谷月轩心跳都顿了一拍，从脸颊到耳根都一阵发烫，他别过脸咳嗽了一声，才略有些责备地说：「未明，别这么闹。」

说完，他顿了顿，才低声又接了一句：「现在这种玩笑已经不太合适了。」

东方未明被他教训了两句，委屈已经写在了脸上，他低头又翻了翻手上的拍品单，才道歉一般地开口：「我知道啦……我记得哥还挺喜欢葛饰北斋的吧？后面好像还有一幅 Masami Teraoka 的版画，画的也是海浪，哥也拍下来吧？」

东方未明本来就兴致不高，这段小插曲后显得更是有点萎靡，也不知道是因为晚饭菜品太难吃还是在为谷月轩的不解风情生闷气。谷月轩猜正确答案是二者兼而有之，甚至可能后者的占比还要更高些，他想开口挽回两句，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继续替东方未明往面包片上抹黄油。

好在拍卖已走到了最后一轮，等谷月轩举牌拍下了东方未明指名的那幅 Robert Bechtle 的水彩街景和 Masami Teraoka 的海浪版画，晚宴也已接近尾声。谷月轩被画廊助理带去后台签好了确认书后，对方并没有带他回到宴会厅，而是将他送到 Fort Mason 外的码头边。

谷月轩刚走出会场，就看到一个缩成一团的身影蹲在栈桥上。今夜多云，海岸边的光源唯有远处的灯塔与 Fort Mason 里透出的微微灯光，东方未明又穿了一身黑，只有发间的那只珐琅挂坠在月光下微微闪着光，让谷月轩勉强认出他来。

谷月轩把手里的慈善证书往助理怀里一塞，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了东方未明身边。「怎么在这里蹲着，晚宴之后不是还有鸡尾酒会吗？不去了？」谷月轩说着，就想把身上的西装外套解下来给东方未明披上。

「诶，哥你别脱，我不冷。」东方未明一把摀住谷月轩解开扣子的手，夜晚的海风吹得比傍晚时更烈，不知道他蹲在码头边等了谷月轩多久，已被吹得手上一点温度也没有了。

谷月轩反握住东方未明的手，放在自己手心又揉了揉，皱着眉说道：「还说不冷，你穿得这么薄，怎么不回会场里去？」

「会场里的鸡尾酒会只有普通客人才会去啦，我们这种特别嘉宾可是有特别安排的。不过其他人都已经过去了，只有我在这里等哥。」东方未明说着，突然一阵由远及近的破浪声自海中传来，东方未明立刻将手从谷月轩手中抽了出来，向着海中指去：「看，他们过来接我们了。」

一辆 MTI-V57 从浓黑的海中驶来，流线型的银蓝色船身分开海浪，转瞬间便轻巧地停在了栈桥边。东方未明的情绪一向来得快去得也快，晚宴时还略显低落的心情在见到这辆设计时髦的 MTI-V 时就高昂了起来，他拽着谷月轩跳上了游艇，立刻就催促司机开船。

V 系列的竞速游艇四周不设挡风，海风立时裹着咸涩的水花扑了谷月轩一脸。游艇如剑鱼一般破开颠簸的夜潮，东方未明兴奋地倚在船舷边伸手想去够飞起的浪花，谷月轩怕他被海风吹得掉下水去，只好揪着东方未明外套上的兜帽把人摀回座位。

不过一小会，小艇就开到了一艘 Palmer Johnson 超级游艇边，72m 的 Supersport 上下灯火辉煌，即使远在码头边也能看到这艘奢华的海上宴会场散发出的人造光芒。小艇才靠近船边，已有船员等在船尾，为两人备好了热毛巾和香槟。

Supersport 内部被从头到尾地彻底改装过，为了今夜的 afterparty，原本用于家庭度假的舒适内饰被重新装修成了如同 Vegas 赌城一般辉煌的宴会厅，Beluga 鱼子酱与 Dom Pérignon 粉色香槟在吧台边一字排开，电子乐以堪比 Livehouse 的高分贝在船中响彻，和慈善晚宴那仿佛致敬 Tony Smith 一般的现代极简主义风格大相径庭。

东方未明一上船就被一群看起来与他颇为熟稔的投资人招呼着寒暄起来。他大三时在附近的 S 大交换学习过一年，借着蓝血富二代创业者的身份在硅谷很是创出了几分名声，风头比起大名鼎鼎的 Anna Delvey 之于曼哈顿还要更胜三分，而唯一的不同大约就是他在瑞士的信托资产里是当真有满满的真金白银。

谷月轩从侍者手里接过了两杯粉色香槟，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跟在东方未明身后陪他和与会的各位投资人四处应酬，将花瓶男伴的职责尽了十成十。

东方未明一圈招呼打下来，生意不知道谈了多少，冒着冷气的香槟倒是喝了许多。他笑着陪几位年轻的硅谷新贵聊了一会拍卖会上的艺术品和最近势头颇猛的一支虚拟货币，才终于寻到间隙开溜。

他绕到吧台背后，找了个没人看得到的位置后立刻瘫倒在了沙发上，在人前作出来的意气风发模样一下子就垮了台。谷月轩体贴地从路过的侍者手里拿了一条热毛巾递到他手里，随后才在东方未明身边坐了下来，还顺手帮东方未明调整了一下身后的靠枕，好让他不至于躺得毫无形象。

「很累吗？很累的话我们就回去吧？」谷月轩用手背在东方未明额头贴了一小会，只觉得手背触及的皮肤已因为酒精摄入而微微发烫，「你喝太多了。」

「没事啦，我休息一会就好了。」东方未明摇摇头，把谷月轩的手从自己额头上拨开。

这还是谷月轩第一次陪他一起出席这种商务社交场合，他盯着东方未明瞧了一小会，有些忧虑地开口问道：「平时我不在的时候你也这么喝吗？」

「一般不会啦，平时也没人敢灌我酒啊。」东方未明坐起身来，用食指在谷月轩眉间用力摁了摁，「哥你别皱着眉头啦，有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平时家里谈生意二师兄也基本都会在啊，要喝也是他喝，我没事的啦。」

即使东方未明语气轻松，谷月轩依然无法放下心来，只好说：「下次再有这种事，还是叫上我陪你一起吧。」

东方未明眨眨眼，笑着接道：「真的吗？谷教授平时那么忙，工作日想见你一面都难，真的有空陪我应酬吗？」

谷月轩捏了捏东方未明的手，轻声说道：「只要我有时间，随叫随到。」

「那我得让财务记得给你开工资才行，报不了五险一金，按小时付费可以吗？」

东方未明笑得连眼睛都眯了起来，脸颊因酒精而泛起的红在船内辉煌的灯光下倒显得有点可爱。谷月轩又探了探他额头的温度，轻声说道：「好了。我去给你拿点醒酒的饮料好不好？」

东方未明闻言拽了拽谷月轩的袖子，撒娇道：「那我要橙汁，加冰。」

「今天你在海边吹了这么多风，再喝冰的不好。」谷月轩揉揉他脑袋，站起身来，「我去看看有没有热茶。」

然而这种宴会派对上连软饮料都是用来兑酒的，在主办时就没想过要准备醒酒用的热茶。酒保听完谷月轩的要求后，在吧台里翻箱倒柜才勉强找出一盒立顿红茶茶包，又现烧了一壶热水，废了半天的劲才泡出一小杯装在咖啡杯里的红茶。或许是终于有了把库存的茶包消耗掉的机会，在把装着热茶的咖啡杯递给谷月轩时，酒保还兴致勃勃地晃了晃手里的立顿包装，让谷月轩随时可以回来续杯。

谷月轩端着咖啡杯才绕过吧台，就看到东方未明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位穿着红色 **Valentino** 长礼裙的女人，正是先前晚宴上的女主持。女人正贴着东方未明斜斜地坐在沙发上，腰肢扭得风情万种，手里端着一小碟各色花样的小点心，另一只手拿着一只一口大小的西班牙火腿 **canapé** 正往东方未明嘴边送去。

谷月轩远远看见便心里一惊，迅速走到了两人身边，十分客气却半分温度也无地对女主持开口说道：「小姐，您在做什么？」

穿红裙子的女人抬头瞥了他一眼，冷淡地说道：「你谁啊？关你什么事。」

谷月轩被她一反问，下意识便回答道：「我是他丈夫，你又是谁？」

「丈夫？」像是听到了什么幽默的玩笑一般，女人睁大了眼睛，用做了与裙子同色系的红色美甲的手姿态妩媚地捂住嘴毫无感情地笑了两声，「不是前夫吗？」

谷月轩皱了皱眉，有些不快地对上了女人冷漠的视线，「的确，我是他前夫。」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但也是他今晚的男伴。」

「哇，多新鲜呐。」女人同样十分不快地回敬道，然而还不待她继续下去，就被东方未明捂住了嘴。

「唔唔唔唔。」东方未明终于把嘴里的 **canapé** 咽了下去，可怜巴巴地对着身边的女人说道：「姨妈，你别说了。」

说完，他又给谷月轩递了一个尴尬的眼神，「哥，这是我姨妈啊，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见过的呀。这次慈善晚宴我们家也有投钱，所以姨妈才会来做主持。」

谷月轩这才从姬无双的脸上看出几分面熟来，想起晚宴时自己看着东方未明给姬无双鼓掌时自己心里吃味的事情，不免更是尴尬，只好赔罪道：「抱歉，实在是不好意思，是我一时心急，没认出您。」

「你有什么好心急的？怎么，看我喂他吃东西，你心里吃醋啦？」姬无双毫不客气地把东方未明捂在自己脸上的手拍掉，往东方未明嘴里又塞了一块加了奶油奶酪和烟熏三文鱼的鱼子酱三明治，「未明你多吃两口醒醒酒。你前夫也不知道看着点，就让你喝这么多。难怪前夫是前夫呢，是吧未明。」

她全副心思都在东方未明身上，看也不多看谷月轩一眼，但是话里却尽是挤兑。东方未明被她塞了一嘴点心说不出话来，只好满眼可怜地向姬无双求情，示意她别再说了。

谷月轩见状立刻从善如流地将手里的咖啡杯递给东方未明：「未明，喝点茶，别噎着。」

「哎哟，这么上道啊？」姬无双白了谷月轩一眼，又柔声对东方未明说：「喝这么多，今晚要不就在这里休息吧？这船楼上没有改装，我现在就让人收拾一个小房间给你怎么样？」

「不用了姨妈。」见谷月轩想要接话，东方未明立刻开口拒绝道：「我们这就回去了，不打扰你。」

「别急着走嘛。」姬无双招招手让侍者递了一卷热毛巾来，东方未明见状下意识就向一旁躲去，仍是被姬无双摁着像给小狗擦爪子似的擦了擦脸，「听说你昨天才离的婚，姨妈给你准备了礼物，祝你恢复单身，是几瓶你出生年份的 **Petrus**，你带着一起走吧？」

「真的不用了姨妈！」见谷月轩愈发的面色不豫，东方未明抓着谷月轩的手就站了起来。

「好吧，那我叫人送到你酒店里哦。」姬无双也站了起来，笑眯眯地捏了捏东方未明的脸颊。

「好的好的，姨妈拜拜。」东方未明朝姬无双挥了挥手，逃跑似地推着谷月轩跳上了停在船尾的 **MTI-V57**。

回程时的海风小了不少，比起傍晚时还要柔和许多，夜空中厚厚的云雾也被吹得散开，露出雪亮的月光来。游艇从海心驶向码头，恰能望见不久前从金门公园迁来的 Skystar Wheel 七色的光辉，此时恰好临近停业的时间，摩天轮缓缓转完最后一圈，通明的灯火仍然灿烂，像一小轮灯塔伫立在海边。

东方未明这次不敢再四处闹腾，而是乖乖地坐在谷月轩身边，十分忧虑地盯着面无表情谷月轩看，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谷月轩一向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但是众所周知，脾气越好的人生起气来就越难哄，而如今最严重的问题则是东方未明甚至摸不清谷月轩到底是不是在生气。

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近，风声里间或夹杂了一两声沉闷的嗥叫，东方未明在旧金山待得久，一听就猜到了是码头边海狮的叫声。他还没有组织好语言，更没来得及开口，小艇就稳稳地停在了 Pier 39 的码头边，一只趴在栈桥上的离群海狮哼了一声，扑通一声扎进水里，溅了东方未明一身带着咸腥味的水花。

「Sir，需要帮您叫车吗？」船员转过身来，见怪不怪地把驾驶席上乘着香槟和热毛巾的托盘递给东方未明。

「怎么停船的地方还会有海狮啊。」东方未明一边用中文小声抱怨着，一边拿起毛巾狠狠地把自己擦了一遍，随后才换回礼貌的笑容答复道：「不用啦，我们想在码头逛一小会。」

船员点点头，先一步跑上栈桥替两人打开了上岸的闸门，向两人扬了扬帽子，就转身跳回船里，再一次向着海心的 Supersport 驶去，准备接送下一组客人。

东方未明搭着谷月轩的手跳上了码头，他在心里打了一路的腹稿，却还是没想好该怎么开口，索性直截了当地问道：「哥，你生气了吗？」

他话刚出口就后悔了，只希望谷月轩能守住即将发生的对话中情商的底线，让事情不至于发展到离婚夫妻在异国他乡街头深夜吵架的地步。

何况事情的起因还算得上是婆媳关系糟糕丈夫毫不作为呢——东方未明暗暗地想到。

「对啊，」出乎东方未明意料的是，谷月轩平淡而坦然地把情商的底线丢到了地上，「我生气了。」

东方未明在心里叹了口气，抱着谷月轩的胳膊就撒娇式地试图挽回：「哥，你不要跟姨妈计较嘛，我家里人都脾气不好，你也知道的。他们都坏得很，二师兄性格那么糟糕都算得上出淤泥而不染了。师兄你就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我嘛。」

谷月轩见东方未明一脸可怜兮兮地贴在自己身上，脸上的沉默维持了不过三秒就融雪一般消失了，他笑着在东方未明脑袋上揉了揉，说道：「跟你开玩笑的，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刚结婚的时候你家里人看我的样子，让我都以为他们随时要掏出支票甩在我身上演那种给你五百万离开我儿子的戏码了。」

「才五百万呐？」东方未明眨眨眼，顺着话茬就接了下去，「哥哪有那么便宜，离婚协议里分给你的钱，光静安寺那栋楼的厕所都不止五百万了吧。」

「不至于，那还是远不到五百万的。」谷月轩有些无奈地说道，「再说了，我又不是为了钱才和你在一起的。」

「太对了，就是这种台词！」谷月轩话音刚落，东方未明就大声笑了起来，笑得几乎整个人都倚在了谷月轩身上，随后又一本正经地说道：「他们怎么能用钱来侮辱你的人格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谷月轩更无奈了。

「我知道啦，」东方未明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点点头说：「哥没有生我的气就好。再说我们都已经离婚了，他们以后再也沒机会给你脸色看了。」

听见东方未明突然提起离婚的事情，谷月轩心里骤然一沉，他张了张嘴，总觉得心里有许多话想说许多事想辩解，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然而东方未明看他不生气了，心思也就飞到了一旁，深夜的渔人码头此时大多数店铺都已早早打烊了，连旋转木马的都静静地站在原地，橱窗里却彻夜点着灯，把精巧的陈设照得闪闪发光。东方未明虽然为了生意常往硅谷飞，却很少有机会来旅游景点闲逛，倒是看什么都新鲜。

谷月轩看着东方未明趴在橱窗边盯着五花八门的旅游纪念品看得兴致勃勃的样子，心中的千种思绪似乎也一时间尽数被海风吹散了，只剩下淡淡的酸涩。他在心底苦笑了一下，走到东方未明身边，陪着他沿着码头一家一家橱窗地看过去。

深夜的渔人码头倒也不算十分冷清，不远处的 **Ferry Arch** 边有人聚在一起大声放着西班牙语流行乐跳舞，在街边摆摊的小商贩在铁板上把加了足足的墨西哥辣椒和洋葱的胡椒香肠烤得滋滋作响，炙烤的香气被海风沿着码头送到两人身边。

「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个呢。」酒醒了之后人总是格外容易感到饥饿，何况晚宴的菜色在分量上也传承了连兔子也喂不饱的法餐特色，东方未明一看到街边的墨西哥小摊，就一脸跃跃欲试地跑了过去。

谷月轩一向觉得这种路边小摊的食品安全性存疑，他皱了皱眉，十分不赞成地看着东方未明点了一只裹了煎培根的胡椒香肠热狗。然而东方未明在身上摸了半天，才慌慌张张地抬起头向他递来一个求助的眼神。

「哥，我的东西都在包里，但是我的包好像……忘在助理那里了。」东方未明可怜兮兮地盯着他看。

「下不为例，这种不健康的東西以后少吃。」谷月轩不轻不重地念叨了一句，才扭头地向商家开口问道：「**Applypay** 可以吗？」

说着，他下意识地將手腕贴到 **POS** 机上，见付款界面毫无反应，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平时带的 **Applewatch** 在下午就被东方未明喊来的造型师换掉了，现在静静地躺在他手腕上的则是东方未明新送给他的百达翡丽传袭月相。这支机械表价值不知多少只胡椒热狗，然而此时此刻却一分钱也无法替主人结账。

两个身无分文的人站在热狗摊前面面相觑，想必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尴尬的场景，摊主大气地挥了挥手，用浓重的墨西哥口音告诉二人：没带信用卡的话也可以付现金。

最终谷月轩在翻遍了高定西装的每一个口袋之后，才从临走时塞进兜里的只放了一张酒店房卡的卡包里翻出了不知何时放在里面的一张汉密尔顿。

东方未明用难以置信地眼神看着摊主收走了十美元后递给他一只连培根也没加的胡椒香肠热狗，一分零钱也没找回来。

他一边接过用印花油纸托着的基础款热狗，一边用中文大呼上当：「十刀就买个这个？！也太贵了吧！」

平日里挥金如土的小少爷离开印着百夫长头像的 **Amex** 运通黑卡后才突然觉醒了理财意识，对着十刀一根的热狗斤斤计较骂骂咧咧：「好黑心的老板，我们付现金他还能逃至少百分之十的税，去 **Costco** 买食材自己做连两块都花不了的东西他怎么敢卖十块的啊？」

东方未明愤怒地用力啃了一口手里的热狗，煎得焦糖化的柔软洋葱浸满了培根的脂肪香气，切得碎碎的墨西哥辣椒裹着被彻底烤出梅拉德反应的胡椒香肠，汁水沁进同样被煎得焦脆的面包里，一口就让小少爷刚觉醒的理财意识又睡了回去。

「……还挺好吃的。」东方未明有些不甘心地承认道，把手里的胡椒热狗递到了谷月轩嘴边，「哥你尝尝。」

谷月轩十分矜持地咬了一小口，抛开他对街边小摊卫生环境的成见不谈，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十美元花得倒也勉强算是物有所值。看着东方未明开心地把价值十美元的垃圾食品塞进胃里的样子，他竟然忽然觉得偶尔吃点垃圾食品也没什么不好。

然而作为身无分文流落异国街头的两人之中较为有责任感的那一位，谷月轩不得不开口提醒道：「未明，我们要怎么回去？」

东方未明像个饭吃到一半被主人拎出笼子的仓鼠一样呆在了原地，好久才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愣愣地说道：「我的手机……也在包里。」

「我的也是。」谷月轩抬头看了一眼天色，街边的店铺大部分都打烊了，连一个能借电话叫车的地方都难找，何况两人估计根本没记住酒店的前台电话，但责任心还是让他继续说了下去：「我去找找附近有没有人能帮忙。」

「等等。」东方未明把最后一口热狗咽了下去，拽着谷月轩的袖子把人扯了回来，「**Nob Hill** 离这里就一英里多一点点，很近的，只要一直往南走到了酒店附近我就认得路了。」

「走回去？」谷月轩有点惊讶地问道。

「嗯，反正也不远。」东方未明用刚刚从小摊上顺来的美其名曰不拿亏了的一沓纸巾擦了擦手，「哥就当是陪我散散步嘛。」

「会不会有点危险？」

「这里又不是芝加哥！再说了…」东方未明眯着眼睛笑起来，伸手在谷月轩胸前戳了戳，「我不是还有保镖嘛？这衣服连带手表大几十万的工资都开出来了，工作内容难道只包含酒会男伴的服务吗？」

「别闹了，我们走回去就是了。」谷月轩被他逗得笑了一下，捉住东方未明搭在自己胸前的手放了下来，配合地向东方未明行了个欠身礼：「任君差遣。」

「反正我相信哥不会让我出事的，走吧？」东方未明笑着牵住了谷月轩的手，拉着他就向街口走去。

谷月轩犹豫了一下，轻轻嗯了一声，也反手握住了东方未明的手，让两人十指相扣。他不太习惯两人牵着手走路，虽然上海已算得上一等一的开放，但也仍旧是人言猛于虎，两人还在 **F** 大读书时，他都只会走在东方未明身旁半步距离的地方。然而在全世界最自由的旧金山，即使两人紧贴着走在一起，也不过只是都市里随处可见的一景罢了。

谷月轩一向思虑深重，哪怕只是为了东方未明着想，谷月轩也很少在人前和他有过太亲密的接触，像普通情侣一般大庭广众之下黏黏糊糊亲来亲去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做的。现在两人十指相扣，沿着 **Stockton Street** 一路向南走去，忽然让他觉得有些珍惜，隐约间甚至希望这段短短不过一英里有余的路程就这样一直延伸下去才好。

如果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就好了。

如此念头有些突兀地浮现在谷月轩脑海里，却又迅速被他摀了下去。都已经离婚了，还在想什么呢。他在心里轻轻摇了摇头，把东方未明的手又握紧了些。

今夜旧金山的晚风已算得上难得的温和，不过轻轻地从两人身边穿过，但巨大的昼夜温差还是让人不免感到些许寒意，东方未明毫不客气躲到了风吹不到的方向，紧紧地贴在谷月轩身上借着对方的体温避寒。

下城商业区的建筑即使打了烊依然灯火通明，工作日的深夜街上只有零星的行人，偶尔有才结束了酒会派对的小群体借着酒精高声调笑尖叫着横穿街道。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时间似乎也过得要更快些。

不过这仿佛要一直无限延续下去的二人世界突兀地就结束了。旧金山顾名思义，是个倚山而建的小城，从最北端的渔人码头向南走到唐人街后的 **Nob Hill**，一路都是颠簸的山道。丽思卡尔顿那标志性的罗马浮雕建筑外墙才远远地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中，东方未明就不免加快了脚步，然而他才小跑了两步，就听到咔的一声，随后就是脚下一空，向着马路崴倒下去。

谷月轩跟在边上，眼疾手快地在东方未明腰上一揽，把险些跌倒在马路上的东方未明捞了回来。

半夜唐人街行人不多，马路上却还是拥挤得很。东方未明看了一眼险之又险地从自己身边驶过的车流，惊恐地抓着谷月轩的胳膊重新站稳。

「好像是鞋跟断掉了……」东方未明蹲下身看了一眼，有些不好意思地得出了结论。

「鞋跟？」谷月轩有点困惑地反问了一句，牵着东方未明的手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又扶着他在道旁的橱窗边坐下。

东方未明今天穿的是一双 **Balenciaga X-Pander**。俗话说得好，奢侈品设计出来就不是让消费者穿来逛街的，何况旧金山这跌宕起伏的山地，对行人的半月板和鞋跟都是一种质量上的严苛检测。**X-Pander** 悬浮式的弹簧跟下支起的镂空缓震支架从渔人码头一路岌岌可危地支撑着主人走到唐人街，却最终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永久性下班了。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东方未明颇为不满地嘟囔着，站起身试着继续往酒店的方向走去。

谷月轩看着东方未明一瘸一拐走了两步，就皱起眉把人摀在了原地：「别走了，是不是崴到脚了？」

「我没事啦，完全不疼。你看。」东方未明说着，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毫发无损，还扶着谷月轩轻轻跳了一下，**X-Pander** 断掉的鞋跟随着主人的动作又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咔吧声。

「好了好了，别动了。」谷月轩眼疾手快地重新把眼看着又要摔上一跤的东方未明扶稳，随后转过身蹲了下来，「我背你回去吧。」

「啊？」东方未明愣了一下，下意识就伸出手想把谷月轩拉起来，却没能拽动，「哥，我真的没事的，我自己能走。」

「我背你回去。」谷月轩用不容质疑地语气说道，「明天你不是还要去谈融资吗？你要是等会真的崴了脚，是准备找酒店租个轮椅，让助理推着你去吗？」

东方未明最清楚谷月轩的性格，知道对方一旦连语气都变得严肃起来时，是没有自己反驳的余地的。于是闻言也不再拒绝，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就乖乖地趴在谷月轩背上，任由他把自己背了起来。

两人距离酒店只剩下一个街口的距离，装饰着罗马浮雕的大门近得仿佛触手可及，但是谷月轩走得并不快，倒让东方未明脸上有些不好意思地发烫。

「哥，我是不是很重啊？要不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东方未明凑到谷月轩耳边，小声说道。

「说什么呢。」此时东方未明看不见谷月轩的表情，却能听见他笑了一声，「小总裁，这不也是我今晚工作的一部分吗？」

东方未明没想到谷月轩会突然开这样的玩笑，脸上更烫了，只好把脸埋在谷月轩肩上，声音闷闷地接到：「那我回去是不是还得让财务给你开奖金啊？」

「我是自愿加班的，怎么，总裁对我的工作热情这么没信心？」谷月轩似乎心情很好，顺着话头又接了一句。

东方未明趴在他肩上，能清晰地闻到淡淡的 **Le Labo 10** 的味道，两人身上同调的香水味交缠着飘散在夜风里，难分彼此。

说什么呢。东方未明在心里没来由地想到。

这不是会让我误会吗？

都市的夜晚像童话一样，总是有一个又一个浪漫故事在此地发生。然而就像童话里的魔法总是有着时限，浪漫的二人时间也像灰姑娘的南瓜马车一样无法延续到第二天，要在午夜十二点随着魔法失效而消散。

第二天东方未明一大早就动身去 **San Jose** 谈生意了，谷月轩在酒店里一直等到下午航班即将起飞的时间，也没能等来东方未明为自己送行，只有早上东方未明离开时发的一封信写着一路顺风的短信静静地躺在手机的收件箱里。

想想两人婚后在一起的一年间总是聚少离多，不过两天的共处，竟然也让自己奢望起寻常夫妻一般的甜蜜生活了。思及自己出发前那些想要对东方未明说，却又最终也没能说出口的私心与挽回，谷月轩心里不免又沉重了几分。本来就是为了办离婚手续才来的美国，临到头自己怎么还患得患失起来了。

谷月轩摇摇头，把行李收进登机箱里。

回到上海后，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正轨。离婚后的生活和原本的生活似乎也没什么不同，除了两人的关系重新变回了法定意义上的陌生人，依旧是朝九晚五频繁加班的日常。十一假期里耽搁下来的科研进度全都被堆积到了假期后，谷月轩回到 F 大后就忙得焦头烂额，连财产分割过户手续都抛在了脑后，两人以前就只有周末节假日才会见面，忙起来的时候更是十天半个月都只靠微信维系交流，倒也没什么离婚了的真实感。

直到收到东方未明发来的新消息，谷月轩才想起来原来离婚不是签个字就算宣告终结的事情。

「哥，房产过户有几个书面材料要你签一下，你什么时候有空？」

看到消息的第一眼，谷教授那几乎被淹没在堆积如山的论文和实验数据里的意识就骤然清醒了过来，他把这条短短不过几十字的消息反复看了几遍，才回复了一句：

「随时都可以。」

送出去信，东方未明的回信却迟迟不来。谷月轩想了想，猜测东方未明莫约正在家里等他回去签合同，就急急忙忙把没审完的实验数据丢给了路过的博后，拎起包就赶回了静安寺。

工作日的午后中环区的高速路况不太好，谷月轩在国道上堵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家。自从他从旧金山回到上海已过了一个多星期，为了上下班通勤方便，他一直住在五角场附近，今天还是他第一次回到两人在静安寺的这间婚房。谷月轩把车停在院子里，刚推开车门，就闻到浓烈的金桂花香满溢而来。

十月中旬，正值桂花的盛花期。谷月轩看了一眼在小洋楼的古典山花窗楣下开得丹霄万点的桂花树，心情不免有些惆怅。他和东方未明新婚物色婚房的时候把整个静安寺待售的房源都逛了一遍，两人的婚期恰巧也是去年秋季，东方未明就是看中了这棵茂盛的桂花树，觉得它满枝金黄映着外墙的镶拼红砖开得格外喜人，才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栋溢价严重的小楼。

只是没想到才过了一年，金桂开的还是一样好，两人的关系却已经天翻地覆了。

谷月轩摇摇头，把心里的杂念都赶了出去，才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他一开门，就看到家里的保姆正在把客厅地毯上摊了一地的小物件收进东方未明惯用的那只银灰色 **Rimowa** 行李箱里。保姆看到谷月轩突然回家，愣了一下，才连忙站起身打招呼。

「呃，先生，」她犹豫了一下该怎么称呼少爷的前夫才好，还是选择延用旧习，「您怎么回来了。」

「未明呢？」谷月轩四下环顾了一周，只看到客厅里堆得满满的搬家箱。

「少爷刚刚出门了，您有事？」保姆把行李箱从沙发边挪开，给谷月轩腾出来了一小片落脚的地方，「您先坐一会。」

保姆的动作利索得很，谷月轩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她就已经把谷月轩摁在沙发边坐下，还给谷月轩盛来一碗热乎乎的银耳雪梨汤。谷月轩端着糖水，拉住已经准备跑去继续收拾的保姆，开口问道：「怎么这么多行李？未明去哪里了？」

「哎呀，这房子给您了，少爷这不是得搬家嘛。」保姆顶着一脸标准的服务业微笑对谷月轩说道，「少爷刚刚出门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估计一会就回来了。这糖水里炖的是秋月梨，润肺的，您坐一会趁热喝，我还得给少爷收拾东西呢。」

谷月轩拿起勺子尝了一小口，糖水里放了足足的冰糖，对他来说有些甜得过了头。谷月轩微微皱了皱眉，放下碗对保姆说道：「这糖水有点太甜了，以后不要给未明煮这么甜的东西，糖放得太多反而容易上火。」

保姆有些纠结地瞧了他一眼：「先生，这……」

「意见这么大？这糖水又不是煮给你喝的。」

听见这话里带刺的熟悉声音，谷月轩扭过头去，就看到荆棘提着一只 **Lv** 老花硬箱从楼梯上走下来。见厉总开口替自己说话，保姆连忙接道：「是的，这糖水是少爷给厉总炖的，厉总喜欢甜的，少爷就多放了点冰糖……」

见到荆棘，谷月轩的眉头皱得更紧，有些不解地开口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每次见面你都要这么问一下，是不希望我出现？」荆棘把行李箱随手往地毯上一丢，抱着手臂倚在楼梯扶手上好整以暇地盯着谷月轩瞧：「我来帮那小子搬家，他炖糖水是为了谢谢我给他当免费劳动力，你少乱吃飞醋，我可担待不起。」

谷月轩听他这么解释，心情才勉强好了几分，看得荆棘嗤一声笑出了声：「离了婚还醋劲这么大？我真怀疑你不是山东人，该是山西人吧。」

「厉总，这里没事的话我就先去帮少爷收拾房间了。」保姆见两人对话里苗头越发不对，立刻找借口抽身。

「行。」荆棘点点头从楼梯边走开，给保姆让出了上楼的空间，随后又继续扭头对谷月轩说话。

「话说你怎么在这里？未明不是去学校给你送文件去了吗？」

「给我送文件？」谷月轩惊讶地说道，「我以为他是让我来找他。」

「服了。」荆棘挑了挑眉，「你们两夫妻真的蛮麻烦的。」

闻言谷月轩才刚恢复的心情又低落了几分：「别这么说，我和他已经不是夫妻了。」

「所以你们真离了？不是过两天又和好的那种？」

「真的离了，文件都签过了，还能是玩笑吗？」谷月轩轻声说道，「你也知道这就是契约婚姻，他对我……大概是没有真感情的。」

荆棘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上个月我让你跟他好好谈谈，你就谈出这个？」

谷月轩摇摇头：「我说过了……但是……」

「我懂了，你肯定什么都没说。尊重他人命运，我不想掺合了。」荆棘面无表情地下了逐客令：「你赶紧回你的学校去，有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等你见了你再自己琢磨吧。」

「诶，先生你等等。」见谷月轩要走，保姆连忙赶来往他怀里塞了一只装了糖水的浅绿色 Stanley 保温壶，「银耳炖久了就不好喝了，您给少爷带过去让少爷趁热喝。」

荆棘看着谷月轩从保姆手里接过保温壶时一脸茫然的样子，就知道他还是一点也没想通，只好勉为其难地又提醒了一句：「我劝你有什么想说的，今天都赶紧好好跟他说明白。」

保姆把谷月轩送上了车，又叮嘱了几句话让他帮忙带给少爷，才走回客厅准备继续收拾行李。

「别收了。」荆棘踢了一脚自己从楼上拎下来的 Lv 硬箱，箱子倒在地上大咧咧地打开来，露出空空如也的内里。

「赶紧把收好的东西放回去吧，估计这家是不用搬了。」

保姆把客厅里堆在一起做样子给少爷看的空箱子推到一边，给荆棘也盛了一碗糖水，有些感叹地说道：「我猜也是。不过厉总，搬家的额外工时还是要算的哈。」

谷月轩在回 F 大的路上给东方未明打了好几通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东方未明的手机进了校区之后自动开了专注模式，全都转进了语音信箱。谷月轩见自己联系不上东方未明，索性回办公室等着对方来找自己。

他走进办公室的茶水间，准备找个地方把保姆硬塞给他的糖水放下。流理台边放了一堆学生的私人物品，从饭盒到零食罐子，上面都统一地贴着写了名字的便利贴。谷月轩不常用这间茶水间，犹豫了一下，准备也在保温壶上贴一张便利贴，免得学生拿错。

然而谷教授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便利贴。下次得跟学生说一声用完的东西不要乱放。谷月轩想了一会，才想起来实验室仓库里应该有多的办公用品，索性抱着保温壶准备去仓库找找看。

他才走出办公室，就听到走廊尽头的实验室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小师哥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呀。」

「我看你在朋友圈发了说想要又买不到嘛，刚好美国没断货，就给你带个当伴手礼。」

王蓉抱着 Jellycat 的断货王西高地小狗，当即就掏出手机喜气洋洋地拍了几张照，开心地对东方未明说道：「谢谢你哦小师哥，这次去美国玩得开心吗？」

「我是去谈生意诶，哪里是去玩啦。」东方未明故意用可怜兮兮地声音说道：「而且我还刚离了婚诶，你光顾着给玩具拍照，也不安慰安慰我。」

「不是吧……」王蓉有些难以置信，问出了和荆棘如出一辙的问题，「所以是真的离了？不是过两天又和好的那种？」

「当然啊，我干嘛要用这种事情开玩笑，又不是拍电视剧。」

「这剧情还不够电视剧吗，高低得八点档上星呢。」王蓉小声嘟囔着，继续追问道：「我跟二师兄赌你们不会真离婚，现在好了，你害得我欠他一顿萨莉亚了。」

东方未明痛心疾首：「怎么回事，我的感情在你们心里就只值一顿萨莉亚吗？」

「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啊！」王蓉急忙辩解，「我们都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大师兄的啦，发生这种事情谁也不想的嘛。而且...而且！二师兄他还跟我赌你们虽然离婚但是会复合呢！」

「赌注是什么啊？一顿疯狂星期四？你买我不会复合？」东方未明冷冷地接话。

「.....小师兄你怎么猜得这么准。」王蓉惊讶地点点头，毫无掩饰的打算。

「.....」东方未明无语地沉默了一会，「好吧，那你让二师兄赶紧 v 你 50 吧，你要赢了。」

「诶.....所以小师兄你们真的就打算这么分开了？」

「当然啊，从一开始就是契约婚姻嘛。小说里演的那种。」东方未明点点头，「我连新的房子都买好了，就在新天地，正准备搬家呢，等会我还要去新家做扫除。」

「怎么会这样，小师兄你好可怜.....那我等会陪你一起去打扫好了。」王蓉拍了拍东方未明的肩膀，颇为感叹地说道，「你和大师兄都那么喜欢对方，到底为什么要分开嘛。」

「是我的问题啦，说什么契约结婚让他陪我套现信托，现在想想也太没诚意了。小说里的渣男霸总这么做最后都会火葬场的。」东方未明陪着王蓉做出了一幅感慨的表情：

「再说了，大师兄他大概.....也没有那么喜欢我。」

听到此处，谷月轩再控制不住心中的情绪，手上一松，装了银耳雪梨糖水的保温壶就伴随着王蓉惊讶的一声「怎么会！」猛地掉在了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王蓉听见声音跑到走廊外时，正好看到谷月轩俯下身捡保温壶的一幕。好在 Stanley 的保温壶虽然造型一般，却结实耐摔得很，让他不至于倒霉到偷听被发现还要收拾一地的糖水。

谷月轩有点尴尬地和王蓉对视一眼，王蓉顿时心下了然，把几乎都要脱口而出的一句师兄你听到了多少咽了回去，只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大师兄你回来啦，好巧哦。」

「嗯？哥你来了啊。」听到王蓉的话，东方未明也从实验室里探出头来，「我找你半天了。」

谷月轩把保温壶塞进了东方未明手里，平静地答道：「我以为你在家，你又没回我消息，所以回家找你了。保姆让我带给你的糖水，让你趁热喝。」

「哇，太巧了吧！」王蓉盯着谷月轩，语气夸张地说道，「我刚刚还说帮小师兄打扫新家，大师兄你就来了。」

「喂。」东方未明用手肘怼了王蓉一下，有点慌张地小声暗示王蓉别再继续说下去了。

然而王蓉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东方未明的暗示一般，继续说道：「刚好我实验还没做完，要不大师兄你陪小师兄过去吧？」

谷月轩虽然听懂了王蓉的弦外之音，还是开口解释道：「其实未明是来找我签文件的.....」

谷月轩话还没说完一半，王蓉就迅速地打断了他：「去小师兄家里签不行吗？」

眼看两人同时露出了犹豫的表情，王蓉当机立断就推着两个麻烦师兄把人赶出了教学楼：「好了好了！你们赶紧走吧！」

目送着两人离开了学校，王蓉才抱着东方未明新送给她的 Jellycat 小狗，哼着歌回到了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准备继续处理实验数据。

「小师哥，现在你可欠我不止一顿萨莉亚了哦。」王蓉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捏了捏西高地小狗的脸，拿出手机心不甘情不愿地给荆棘转账了五十块。

东方未明的新居定在了新天地附近的翠湖五期，这个尽受名流喜爱的楼盘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带，离两人在静安寺的婚房不远，但是从F大开车过去就算在车况良好的时间段一路走高速也要二十多分钟。对于任何一对新晋离婚夫妻来说，路上这独处的二十多分钟大概都煎熬得很，何况当事人的这对离婚夫妻之间刚刚才发生了听墙角被抓现行这样的精彩事件。

东方未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尴尬地呆坐了一小会，索性拧开了保温壶，一小口一小口地啜起银耳雪梨糖水来。谷月轩看他一声不吭地低头喝糖水，也在心里松了口气，暗暗地感谢保姆在走前把保温壶硬塞进了自己手里。

现在正是下班高峰期，车子下了南北高架，刚驶进重庆南路，眼看着就要到新天地了，却立刻堵了起来。东方未明喝完了糖水汤，保姆没把勺子一起附上，只能把银耳雪梨一类的东西都剩在保温壶底。谷月轩等红灯时分心看了东方未明一眼，见他盯着糖水发呆，想也没想便柔声开口说道：「以后别再喝这么甜的，糖分摄入太多对身体不好。」

东方未明没想到谷月轩在漫长的沉默后开口第一句话居然是养生说教，有点震惊地抬起头瞥了他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小声说道：「我煮给二师兄喝的，他喜欢甜的。」

「……我知道。」谷月轩听出来东方未明心情不好，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选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但也只好继续接道：「我中午回我们家找你的时候他和我讲过了。」

东方未明干巴巴地哦了一声，丝毫不掩饰自己心情欠佳的事实，干脆毫不客气地说道：「那已经不是我家了，是你家。」

谷月轩有点头疼地叹了口气，恰巧面前的红灯转绿，他踩下油门，在心里措辞了一番，才开口试图挽回道：「说什么呢，那里我们的婚房，自然永远都是你家。」

「都离婚了，还是婚房吗……」东方未明小声说道，显然是十分不买账。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谷月轩说完就在心里顿了顿，似乎最近他总在试图解释一些不知该如何解释才好的事情，最后的结局却也总是不尽人意。

东方未明握紧了手里的保温壶，没有接话。

难以忍受的沉默又一次占据了车内狭小的空间，东方未明别过脸去看窗外的风景，谷月轩搞不懂他为什么情绪突然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却也想不出能解决问题的话术来，何况他自己此时心中也是千头万绪难以捋清，只好专心致志地开车。好在车流走到新天地附近时突然变得异常的顺滑，不过几分钟就开到了翠湖五期门口。守在停车场入口的管家认出了坐在副驾驶的东方未明，朝他挥了挥手，记下陌生车辆的牌号，就放行来访车辆驶入了地下停车场。

车刚停稳，东方未明就解开安全带推开门跳了下去，简直像是一秒钟都不想在车里多呆，连保温壶都丢在了副驾驶座上。谷月轩想了想，还是拿上了保温壶才下了车。

翠湖五期都是一梯一户的户型，住户本就少得可怜，电梯间的独立构造更是为这对新晋离婚夫妻天然地切割出了新的二人空间。谷月轩尴尬地欣赏了一会电梯间包豪斯风格混杂大都会古典主义的装修，一直等到实在看无可看，才终于听到了电梯抵达停车场的音乐声。

谷月轩想了半天荆棘说的话，又想了半天在实验室外听到的东方未明和王蓉的对话，却还是实在不知道这一团乱麻的婚姻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出了问题。他纠结地踏进电梯，看着东方未明低着头的侧脸，突然就下定了决心，要学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砍断戈耳狄俄斯之结一般，从问题的根本开始解决。

「未明，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东方未明总觉得这段对话熟悉得很，好像不久前才发生过，只是眼下开口的人却换了一边。他抬头看向谷月轩，干脆地承认道：「是啊，我特别生气。」

猜到了，你表现得太明显了。谷月轩在心里想着，嘴上仍是平静地接了下去：「是因为你还喜欢我吗？」

「?!」

虽然谷月轩的语气十分平静，说出来的话却让人一点也平静不了了。东方未明哑然地盯着他，脸颊忽地红了起来。

「我就知道！哥你老实承认，你都听到了多少！」

四舍五入他的问题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看着东方未明红着脸一副忿忿的表情的样子，谷月轩心里却抑制不住地开心起来。

「到了。」然而他谷月轩没有继续给出正面的回答，随着电梯抵达的音乐声，他伸手去牵东方未明的手，想拉着他一起走出电梯。

然而东方未明却立刻甩开了谷月轩的手，摁着开门的按钮往电梯里又缩了缩，极度警觉地盯着谷月轩，语气颇为不善：「别岔开话题，你先说你听到了多少。」

「……从你给小师妹礼物的时候我就在了。」谷月轩老实地坦诚道。

「救命……」东方未明双手捂脸，猛地在电梯里蹲下身缩成一团，「你就让我自己在电梯里丢人到死吧。」

眼见着东方未明松手后电梯大门在自己面前缓缓地合上，谷月轩立刻伸手拦住了电梯门，另一只手试探性地轻轻搭在了东方未明肩上。

「这哪里丢人呢，我也还喜欢你。」谷月轩低声说道。

东方未明捂着脸的双手一下子松开，露出一张困惑又惊讶的脸。然而谷月轩没有给他继续接茬的时间，从善如流地将告白继续了下去：「不对，我不是还喜欢你。」

他轻轻咳了一声，郑重其事地说道：「不是喜欢你，而是我爱你。」

「等等！假的吧！这有点 **too much** 了！」东方未明又猛地站起来跳出了电梯，拽着谷月轩的胳膊就往里走，掏钥匙开门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然后猛地把谷月轩摁在玄关墙上，忿忿地追问道：「哥你老实交代，你跟二师兄小师妹他们赌了多少钱？」

谷月轩没想到自己的一颗真心居然会被如此质疑，非常受伤地说：「我是真心的。」

「真的吗？你发誓，骗人的话接下来十年发不出论文。」东方未明依然将信将疑。

谷月轩满心真诚地说道：「我真的是真心的，如果骗你的话我接下来一辈子算 **p** 值都大于 **0.05**。」

这个毒誓毒得东方未明背后一寒，像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可信度，谷月轩又一次郑重其事地重复了一遍：「我是真心爱你。」

东方未明松开了把谷月轩摁在玄关墙上的手，面上表情百转千回，好一会儿才怔怔地小声说道：「哥，这还是你第一次说爱我。」

「对不起。」谷月轩伸出手揉了揉东方未明的脑袋，有点委屈地回应道：「可是你一次也没有说过。」

东方未明的脸颊又开始发烫了。他认真回忆了一下，发现谷月轩说的好像是事实，于是只好挤出一句：「……对不起。」

「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对你来说，就只是用来终止信托的工具人而已。」谷月轩继续说了下去，声音委屈得几乎要拧出水来，「是不是你之所以选择和我结婚，也只是因为你知道我不会拒绝。」

「这个倒确实……」东方未明有点抱歉地小声说道，「最开始说要和你结婚，的确是因为你是个好人……」

谷月轩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告白的时候被发好人卡，他用十分受伤的眼神盯着东方未明，像只被主人带去散步却发现自己拐进了宠物医院的大狗，东方未明还是第一次看到谷月轩做出这样撒娇一般的表情，赶忙道歉道：「对不起啦！我也是真心的！」

「可是你没有告诉过我你是因为喜欢我才答应求婚的，我还以为你只是因为人太好不知道怎么拒绝。」东方未明有点不满地用食指在谷月轩身上戳了戳，继续说道：「而且契约到期的时候我说要离婚，你甚至都没有挽留我。」

谷月轩捏了捏东方未明的手，轻声说道：「你也知道我不太会说话，原谅我吧？而且其实我告诉过你，我很舍不得你。」

「什么时候啊？」东方未明恍惚了一下。

谷月轩俯下身凑到东方未明耳边，小声地提醒道：「我刚到旧金山的那天晚上……」

「那天我喝多了，不算数的！」东方未明耳尖一红，向后退了半步想要躲开。但是新房子的玄关里堆满了行李和纸箱，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他一后退，小腿就磕在了躺在一旁的纸箱上，只好又被谷月轩握着手拉进了怀里。

「好吧，那离婚的事情，也不算数了吗？」

「这个就要看你的诚意了。」东方未明抬起头，有些不满地说，「毕竟都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说，我才会误会的。」

谷月轩见东方未明特别自然又不讲理地把自己的责任撇了个一干二净，有些无奈地笑了出来。他正要开口说点什么，却突然想起一件被遗忘了很久的事。

玄关里的杂物实在是堆得太满，谷月轩环顾了一下，牵着东方未明走进了客厅。刚交付的新房里只有简洁的样板装修，空荡荡的大平层正好给两人提供的充分的空间当作恋爱喜剧的舞台。谷月轩牵着东方未明的手，毫无预兆地单膝跪了下来——

然后在东方未明震惊的眼神注视下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只橙色的 **Hermes** 手表带包装盒。

「天呐。」东方未明扬起头，有些绝望地开口：「我没想到我居然会被用 **Applewatch** 手表带求婚……哥，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求婚诶……」

「咳，未明，你等一下。」谷月轩有点尴尬地咳了一声，开始拆手里的包装盒。

「我求婚的时候准备的可是 **Tiffany** 的定制款诶.....」东方未明眼泪汪汪地说，「这表带还是我送给你的吧，你居然拆都没拆啊？我好失望，我超级委屈的，我真的要哭了，哥你怎么能这样.....」

东方未明说到一半，就看见谷月轩从橙色的小盒子里拿出了两只 **HarryWinston** 铂金对戒来，剩下的插科打诨一下子就从他脑海里尽数消失了。

「哥.....」东方未明呆呆地盯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谷月轩抬起头朝他笑了笑，随后一脸严肃地清了清嗓子，柔声问道：

「那么，未明，你愿意再一次选择我吗？」

「你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个？」东方未明还没从震撼之中缓过神来，警觉地四下望了望，「你不会是早有预谋吧？是不是等会儿就会有摄影师跳出来跟我说是在拍综艺？」

「真的是巧合而已。」这下轮到谷月轩委屈了，他用力捏了捏东方未明的手，不满地追问道：「我的答复呢？」

「啊，哦，嗯.....」东方未明有点手忙脚乱地思考了一下求婚戒指到底应该戴在左手还是右手，谷月轩在心底无奈地摇了摇头，轻轻地牵过了东方未明的左手，把对戒的其中一只戴在了东方未明的无名指上。

他用指尖勾了勾东方未明的手心，耐心地问道：「所以.....？」

「嗯.....」东方未明揉了揉眼睛，小声说道：

「我愿意。」

在这个由无尽的随机数组成的世界里，会出现在一个人的命运里的大部分事件都是难以预测的。就像谷月轩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和东方未明的交往一个月纪念日当天被求婚，又迅速地完成了结婚和离婚的成就一样，他也没有想到，故事会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

去年十月，他结婚了。

次年十月，他...复婚了。

然而人生就是这样，你总是猜不到下一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吗？

End.